

面对眼下学校市场化、教育商品化的不良风向，我怀念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温暖如春的“邮师”（原高邮师范）教育，怀念真爱融融的邮师 1979 级（1）班[简称 79（1）班]。深秋的一个黄昏，晚霞满目，天空凝紫，40 年前曾任班主任而今年已古稀的我，独自漫步于主体建筑兜底翻新、花木依旧繁茂、教舍空空如也的邮师校园（2014 年邮师改名后迁入所属的扬州职业大学，校园闲置），踽踽徘徊于霞光满树、黄叶满地、至今依然枝干茁壮的两株并排站立的百年银杏之下，抚今追昔，浮想联翩，爱心铸就的班魂又一次靓丽地浮现于我的脑际，邮师曾经的春色阳光，牵引我的思绪走进那魅力迷人的新旧历史交替的年代……

生源主要来自应届高中的 1979 级师范生进校时，邮师正在恢复传道授业的本来面貌，切割小工厂，丢掉小农场，不再种麦种菜，不再喂猪养羊，代表校园建筑景观的两排建于 1950 年代的平房教室之间的开阔空地上，争奇斗妍的桃李，沁人心脾的睡莲、芬芳四溢的丹桂、暗香浮动的梅花重新安家，四季风姿诱人的树木花草又来赞化育人。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班级学习委员洪美，和其他同学一样，是在杂草丛生、近乎荒芜的“文革”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因此百倍地珍惜宝贵的师范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学习，“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处若忘，行若遇，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像久旱的禾苗渴望雨水一样贪婪地吮吸科学文化知识。新生入学不久，一天晚自习的铃声响过，教学区的灯火熄灭了，家住校内的我备课时间长了站起来动动身子的间隙，又习惯性地走到距离不远的 79（1）班看看。倏然，透过窗户，我的视线被室内寂静、浓黑背景所衬写出的画面紧抓住：后排的一张学桌上立着一支蜡烛，似豆的火苗在夜色中微微跳跃，扫去摊在学桌上书本笼罩的黑暗，借助黯淡的灯光，可以辨别出座位上的学子那清瘦的面孔，那略微凸显的颧骨。只见他一手握住笔管，一手托着下颌，双目凝视，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噫，这不是平日学习上遇到疑团总爱打破砂锅问（问）到底的洪美同学？我在心中啧啧称叹他“焚膏油以继晷”的学习劲头，怕惊动他的凝想深思，放慢放轻脚步悄然走开。第二天，我从家中找出停电才派上用场的那盏煤油灯（它曾随我下乡插队多年，夜深人静常照亮我的知青小屋，伴我温习被中断、荒废的学业），换上新灯芯，把腰鼓形灯身、花瓶状玻璃灯罩擦拭干净，打满煤油（当时煤油上计划，凭证限量供应），然后送给了洪美。洪美同学那支燃烧的蜡烛所记录的一代学子夜以继日遨游于知识海洋的进取风貌，为沐浴于邮师之春的 79（1）班留下美丽动人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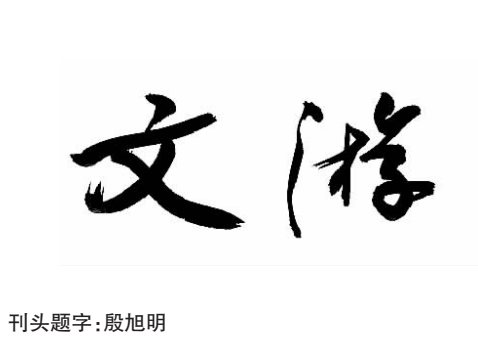
改革没有在一个早晨送走整个社会的贫穷，与生活相关的必需品还全都凭票凭证限量供应，民众普遍缺吃少穿，日子过得相当紧巴。对于苦水中泡大、中学阶段拔尖学霸的 79 级师范生来说，吃住邮师包了，可是口袋里零用钱掏不出几个钢镚儿，有的甚至连理发的花费也难挤出，浑身上下能穿上没打补丁的衣裳就十分开心、体面了。当邮师校树、两株枝丫参差的银杏掉下最后一片黄叶，操场浅草的枯黄铺上清晨的白霜时，冬日的脚步走进校园。天冷了，同学们床上铺的垫的盖的是否暖和，时时牵动着我的心。记得一天下午正课后，气温骤降，寒风砭人肌骨，我到学生宿舍逐室查看，惊讶地发现居林同学床上叠成方块的被子下仅是一张冰冷的旧草席，眼前迅即闪现课堂上听讲的他单衣薄衫裹紧身子的模样。如何帮助居林御寒过冬，立马成了我不能放下的心事。居林的父母是土里刨食的农民，一年苦到头，所做

小外孙快三周岁了，还不想学说话，停顿在周岁时的那几个单词或字：“爸爸”“妈妈”“爷爷”“奶”“一”“二”“五”“八”，其它的话，无论你怎么教，怎么说，他就是不学，高低不说，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嗯、嗯”。问他书橱在哪儿，他指给你看；问他吃不吃香蕉，他拍拍肚子，摇摇头，表示不想吃；出门换下的拖鞋，他知道放回原处，而且一定要挪放齐整了，心里什么都明白，嘴上就是不说话。

旁观者心里都有点着急，说家里人心里头不着急，肯定不现实。看四姨妹家孙女儿果果才满周岁，一张小嘴唧唧呀呀地说个不停，有时还叫着“要跟哥哥玩”，而这不开口的哥哥还嫌她太小，不愿和她亲近，一个人躲到一边。

四姨奶奶说，多多太内向，要带他出去玩玩呢。何尝不是呢？公园、广场、书店、超市、游乐场，哪天不去走一走、看一看，他总是一点不兴奋，更没有乐不思蜀的激动。这一点，与他的姐姐比，有天壤之别。再说，我们居住的沿街房，一点不封闭，出大门就是小商店、小吃店、粮油店、花店、维修中心，有很多的邻居和友人，大家都很亲切地叫他“多多”，他也会颠颠簸簸地拿着外公的香烟到处给认识的爷爷“敬”烟，还握着打火机，但他就是不说话，人家想要抱抱他，他立马转身离去。

告诉他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的反应比较平淡，唯一感兴趣的是垃圾筒，而且一定要凑上去看个仔细。每每带他外出，老远看见一两个垃圾箱，他会很激动地说出“一”“二”，假如是三只并排着，他“嗯嗯”后会竖起三个小指头。从一到十的手势，他都晓得，从一到九的阿拉伯数字他也认得。就是不说出来，或曰，说不出来。



“邮师”之春

□ 张树生

他们应有的抚养能力。晚自习，我把班级干部请到办公室商谈。话题打开，触动了每个人爱的心弦，引发热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出主意想办法，一霎时，爱满班级。我从家中铺垫的棉胎中抽出一条，以解居林燃眉之急，且为他向学校申请到一份特殊困难补助。同学们嘘寒问暖，纷纷伸出关心之手：爱萍等同学利用课余时间个把礼拜内为居林赶做出表里俱新、棉絮厚实、尺寸得体的新棉袄，益群等同学去百货商店为居林购置床上大小宽窄合适的垫单、垫褥……校园生活乍暖还寒之际，邮师之春的和煦阳光，扫除去居林心头多年淤积的冰冷，在 79（1）班的日志上写下熠熠闪光、令人回味的一页。

春江水暖鸭先知。“文革”的重灾区教育首先感受到春意拂面的改革东风，思想僵化的坚冰开始崩塌、消融：邮师的课堂不再由空洞说教的政治口号所垄断，古今中外学者大师的迷人风采重回三尺讲台；邮师的教师解放思想不再“口将言而噤嘴、足将进而趋超”，他们敢言圣者之所未言，发贤者之所未发，崭新的观点迸放出耀目的光芒；邮师的学生也走出“现代迷信”的阴影，他们“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鄙视守旧，崇尚创新——邮师这株曾被弄得憔悴枯萎、伤痕累累而今吐绿绽翠、焕发生机的教育之树，让包括凌峰同学在内的师范生有了哺育健康精神的良好环境。凌峰非应届高中生，参加过 1977 年恢复的首届高考，成绩上线达标，因客观原因未能录取。他比同学们平均年长四五岁，谈吐有见识有襟怀，处事稳健，热心公益，团结关心他人，任 79（1）班班长，大家呢称其为“班哥”。那年春上，学校差额选举基层人民代表，选举负责人的讲话让师生们普遍地反感不满。关键时刻，凌峰署以笔名的短文《梦中的选举》出现在学校的板报上，批评有悖《选举法》的不良操作，引起上级选举机构的重视，并及时予以纠正。选举之后，我时时张开班主任看不见的羽翼，保护他免受有形无形的伤害。一天下午的晚茶时分，听班级同学说，乡村“三老”为凌峰介绍，凌峰并不接受的对象来校找他“理论”。闻讯，我一个电话把去幼儿园接小孩的任务掇给家属，专门接待她，以防另有用心者趁机做文章。我清楚地记得，我跟“对象”和凤细雨地讲述了一番婚姻不能违背男女双方个人意愿的道理，送她离开校门时还与她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你也不好，码头送行为啥送梨呢？结果当然分梨（离）了。”未脱料峭寒意的邮师之春，如何催生出凌峰们追求公民权利的喜人新蕾，如何滋润他们的思想解放之花——79（1）班欣喜、自豪地把这火花夺目的师范新日历收进自己的班史。

……

转眼之间，40 年过去了。79（1）班有如一篇内容精美的散文，形散而神不散；又似一壶年头已久的陈年佳酿，香味弥长，令人沉醉。曾经满怀憧憬、青春无限的师范学子，今日已是桃李满天下、夕阳璀璨的爷爷奶奶。那满载邮师三春之晖的 79（1）班，是他们心中思念怀旧的温暖港湾，是他们终生难忘的甜蜜情结——逢五逢十毕业周年的纪念日，他们喜欢和白发童颜的班主任团聚母校，在阅尽邮师春色的百年银杏下寻踪觅迹，漫话师范春天的故事，回顾在这里度过的美好时光……

小外孙语迟

□ 陈忠友

不语是他的弱项，但他也有“强”项，比如理发，坐着让理发师“摆布”，却从不摇头晃脑，从不调皮，直到理完为止。又比如看医生，张开嘴，戳指头化验血，他一点不哭不闹，非常配合。见到的人都说，这个小朋友多乖啊。喝个退热合剂什么的药，一仰脖子就下肚。吃饭不挑食，土豆丝最爱。一日三餐不要吃零食。小便自己会解决，大便知道褪裤子。

不过，就快要上幼儿园了，口头不会表达怎么办？怎样向老师问好？又怎样与同班的小朋友交流？无奈之下，先让他去早教班模拟一下，希望早教班能够对他有所帮助，也希望他在众多的小朋友之间能够找到“说话”的乐趣。

可每每接送他，他与老师与奶奶只挥手“再见”，无语。陆老师提示：“多多，用嘴巴说话。”他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用手捂着嘴。

我的弟弟说，贵人语迟。我明白，这是他在酒桌上的一句暖人心窝子的话。我不想小外孙是什么“贵人”，只希望他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孩子，拥有平常小孩子的天和地，平常孩子的话和语，平常孩子的玩和耍。

这一天，我们终于等到了，那是他进幼儿园后的第三个月。一天，带他上楼梯，照例数“一、二、三”，他终于哼了个“安”。蓄势好久了，终于开“金”口，接着告诉他什么，他会跟你学说，虽然咬词还不很清楚。开始学说话，愿意学说话，就是很大的进步！这一天，我记住了，是他三十九个月又三天。

人与人是有差异的，小孩子与小孩子也是有差异的，唯有差异才构成生活的多样性。同一方水土滋润，同晒一个太阳，勉强不得，包容为好，耐心才是。小外孙语迟，我们得到了期待中的愉悦。

改革开放四十年，说变化，哪儿都有，单是普通农家里的家具，就可以说上一大堆。

我家吧，原先有几只陶缸，用来盛水、装粮；还有几只泥瓮，用来盛被窝蚊帐衣帽等。分田到户时，自家种粮自家收，除了卖一部分给国家，其余的作为家人的口粮，缸装不下，又用泥瓮子装。

泥瓮子不花钱买，农家老人都会做。我也做过。搅和了烂泥，用收的新稻草，一把把地和烂泥糅合，变成一条条泥草腰子，将泥草腰子一圈圈地向上加叠，成陶缸的形状，晾干后就是一个坚固的泥瓮子，装粮、装衣物，装啥都行，只要是干货。

泥瓮子可用，但管不住老鼠的嘴。老鼠常常人瓮偷吃粮食，乱咬衣物，搞得人心烦。如何入瓮？一是地道战，从地底下打洞，钻入泥瓮的底部，进行偷袭；二是在泥瓮的背面即人的目力达不到的地方，凿壁进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家乡开了片水泥制品厂，造船，生产猪圈板、水泥大柜板等。有水泥大柜就不会再受老鼠的气了。带着美好的憧憬，我咬咬牙，花 40 元钱，买了一台水泥大柜。撤了原来木板搭的“神案”，将水泥柜稳稳地安放在神案处，放上香炉烛

现在，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去上海，坐长途客车小半天，起个早开车到镇江乘高铁，全程两个半钟头，既方便又适宜，上午办事，下午折返，逸逸当当到家吃晚饭。这若是放在三十多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家里没有个大事急事，亲朋好友之间一般不走动。

我最早一趟上上海年仅六岁，懵懵懂懂的，却已开始记事。从爹爹宣布将要去上海，到正式启程，前后准备了半个多月。起因是爹爹身体状况不太好，叫他女儿写了一封家书，寄到江北老家，想把爹爹奶奶叫去上海商量一些事情。难得上一趟上海，奶奶的哥哥姐姐又都安家在上海，也要去串串门。我记得那时上上海，无非带点草鸡蛋和鸭子、鸭子等家禽什么的。草鸡蛋一部分是自己家平时攒的，一部分是从集市上或是和庄邻收的。这样要带，那样也要带，少了不够分，兄弟姐妹不要紧，爹爹奶奶就怕嫂子、姐夫见气。

我们出发的那一天，我是在睡梦中被叫醒的，大概凌晨四点多。同行的还有钱宏大大和兰子大妈妈，他们是大奶奶的姨侄和姨侄媳妇，和我们同住一个村子。大人们烧早饭的烧早饭，顺东西的顺东西，堂屋里的电灯泡亮得有些刺眼。四个大人各有分工，钱宏大大两口子轮流挑担子，爹爹奶奶就驮我搀我看我。担子的两头，一头是瓜篮，一头是蛇皮袋。家里的扁担嫌长，使用不方便，就临时找了根短一点，但很结实的木棍，锯锯刨刨，将就将就当扁担用。

我的公公今年 90 大寿了。他和我们住在一起，生活了 20 多年。在他的生日寿宴上，我收到了不少赞誉之词，夸我劳苦功高，夸我无悔地付出，不容易。就连一向不善言辞的孩子他爸，也是真情告白，感谢我这么多年的辛勤付出！我呢，只是淡淡一笑。

总结公公长寿的原因有三：身体好，心态好，子女好。

身体好。他的身体很健康，没有“三高”，胃口很好尽情吃，我和女儿的饭量都没他大。提到吃，有很多趣事。去年，他们父子出门旅游。有一种果酒，味道好像果汁，他已经喝了一杯，儿子怕他喝醉，不让他喝。他趁儿子转身，把儿子的那杯也喝了，又倒了一杯也喝了。还有一次，他先上桌吃饭，也不招呼谁，吃完了，才恍然大悟，喊儿孙子女吃饭。看到好吃的，他的眼睛会闪闪发亮，我呢，自然也把好吃的放在他面前。他也注意养生，主要是写大字，站着写，每天十张，好比练气功，心静身动，柔中有刚。只是近几年视力退化，写得少了。

水泥柜就被恭敬地尊为“老掌柜”。水泥柜里放粮食、放衣物，真的管住了老鼠的嘴，任凭老鼠夜里哭爹喊娘，就是进不去。

那时农家，谁家没有水泥柜？随着房屋的几经翻建，从茅舍、斗子墙到实砖硬山尖，平房、楼房错落有致，一座座、一排排；大屋是大屋，灶间是灶间；路是路，街是街。新农村，新农舍，全然已从丑小鸭嬗变成白天天鹅了。

好马配好鞍。土不拉叽的水泥柜，不受农家人待见了。一块块拆下来，做码头，填河坎。但我家人舍不得舍弃它，安排到放杂物的小屋里，重新给了它一个合适的位置，继续装粮食、化肥袋等杂物。如今，它的肚子里依然是饱饱的。

杨树等杂树打的大床、大柜等家具，主人感念它们，但新房屋再也容不下它们了，它们为家人服务的历史使命结束了，就被逐渐淘汰了。新旧更替，几年工夫，家里陆续添置了新家具，大床、大橱、条台，件件实木，式样新潮。

如今的农家人和城里人一样洋气，单看三门橱里的摆放，有的卧着，有的挂着……完全没有以前的土气了。

那时，镇上还没有直达上海的长途汽车。我们必须先步行一刻钟，来到镇上的客运停靠点。站点的工作人员老严经常穿着制式服装，他做得最多的动作就是抬腕看表、举旗指挥。坐上半个小时的短途到城区的长途汽车站，然后再到候车室等待检票。当我们坐上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时，天已经大亮，马路上，工人师傅正轻盈地踩着自行车匆匆赶去上班。

一路颠簸，一路兜兜转转，既走国道、省道，也走县道，既穿城区，也经乡村，我岁数小，第一次出城，一切都感觉是新鲜的，不时看看窗外的风景，饿了还能吃到煮鸡蛋，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记得，汽车在八圩汽渡停留的时间最长。南来北往的客车货车都要在此排队，由渡轮从靖江驶越过江到达对岸的江阴。汽笛一声长鸣，那顿焦急等待的心才会安放。因为顺利的话，要一个多小时，遇上天气变化等因素，什么时候能上船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一九九八年江阴长江大桥建造期间，我有幸经过。当时，我们实习的拖轮，就停靠在大桥南岸东侧的炼油厂码头。面朝大桥无限感慨，一桥飞架，天堑变通途，上海不再遥远，我们也无须再经历天蒙蒙亮从家里出来赶路，黢黑才到上海。

如今，高铁已经通到家门口，再有一年，去上海会更加便捷，大同城时代的大幕即将开启。上上海，那是承载着几代人的美好憧憬与回忆呀！

心态好。比方说，我让他用拐杖，他眼睛一瞪：我难道老了？！我买回来的东西，他不厌其烦，一个一个打开看看。好奇心强！这次过生日，亲友送的香烟多，他都拆开看看，当然要抽“软中华”！有时我出门用的旅行包、戴的太阳帽，也能在他的房间找到。他喜欢享用好东西，自然心态好！

子女好。80 岁以后，尽管是高龄，儿子依然带他游玩了很多地方。东北是哈尔滨，南面是海南岛，西北是青海、新疆，东面是福建、浙江，中部有四川、湖北，还有香港台湾泰国，很让他一帮老友羡慕。好在他体能好，适应性强，遇到坡陡路险的地方，一般让他抽抽烟，喝喝茶，坐等他儿子。他也安安静静，不急不躁。平时在家，是我照顾他，和我们一样的饮食，很方便。有一点小挑食，比方说他不吃鸡肉，有时我们哄他是猪肉，他也照样吃。

当然，和老人在一起生活，偶尔会有一些小麻烦，但不是大麻烦！和他在一起生活，我也学到了很多！



## 家具的变迁

□ 秦一义

## 上上海

□ 陈飞

## 我的公公

□ 宣晓华